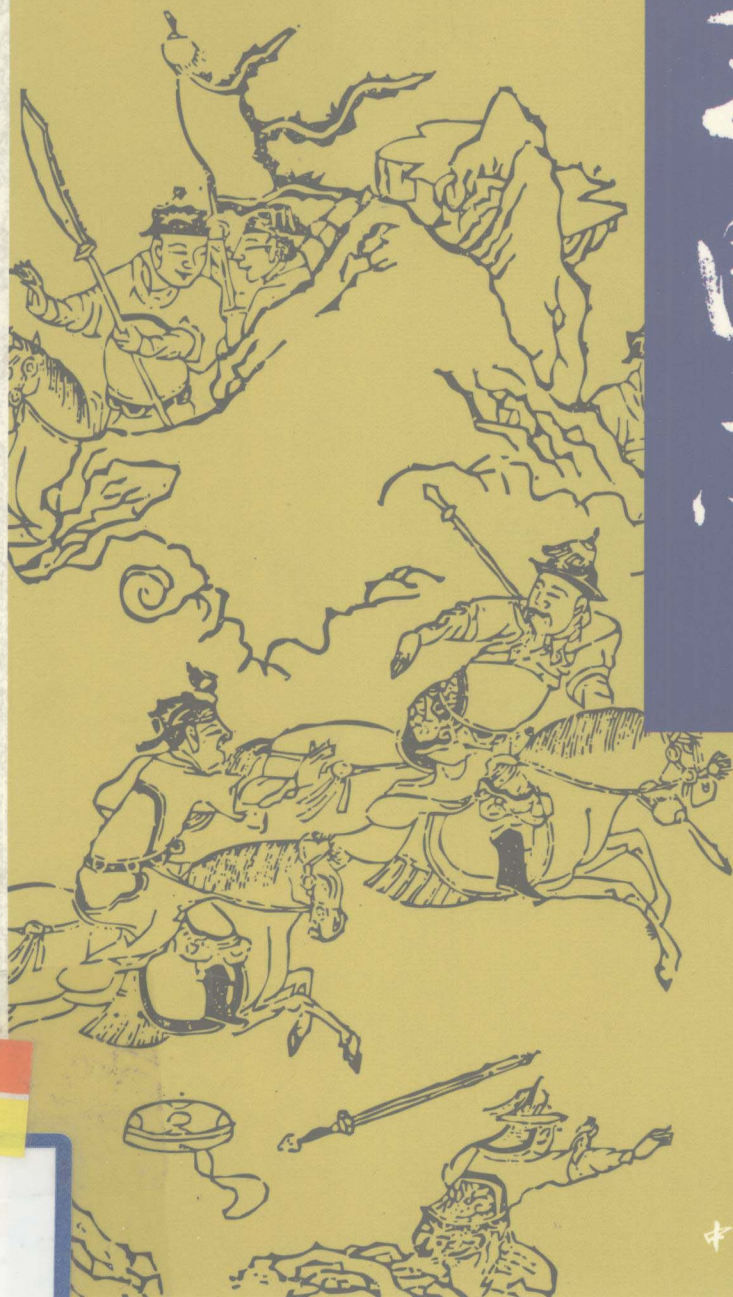
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〔晋〕陈寿撰

栗平夫 武彰 译

三国志



中华书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三国志

〔晋〕陈寿 撰 栗平夫 武彰 译

三

中華書局



魏书

王卫二刘傳传第二十一

桓二陈徐卫卢傳第二十二

和常杨杜赵裴傳第二十三

韩崔高孙王傳第二十四

辛毗杨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

满田牵郭傳第二十六

.....

王卫二刘傳传第二十一

王粲字仲宣，山阳高平人也。曾祖父龚，祖父畅，皆为汉三公。父谦，为大将军何进长史。进以谦名公之胄，欲与为婚，见其二子，使择焉。谦弗许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

献帝西迁，粲徙长安，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。时邕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常车骑填巷，宾客盈坐。闻粲在门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既幼弱，容状短小，一坐尽惊。邕曰：“此王公孙也，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，尽当与之。”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诏除黄门侍郎，以西京扰乱，皆不就。乃之荆州依刘表。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，不甚重也。表卒。粲劝表子琮，令归太祖。太祖辟为丞相掾，赐爵关内侯。太祖置酒汉滨，粲奉觞贺曰：“方今袁绍起河北，仗大众，志兼天下，然好贤而不能用，故奇士去之。刘表雍容荆楚，坐观时变，自以为西伯可规。士之避乱荆州者，皆海内之俊杰也；表不知所任，故国危而无辅。明公定冀州之日，下车即缮其甲卒，收其豪杰而用之，以横行天下；及平江、汉，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内回心，望风而愿治，文武并用，英雄毕力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后迁军谋祭酒。魏国既建，拜侍中。博物多识，问无不对。时旧仪废弛，兴造制度，粲恒典之。

王粲字仲宣，山阳郡高平县人。他的曾祖父王龚，祖父王畅，都做过汉代的三公。父亲王谦，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。何进因为王谦是著名三公的后代，想要与他联姻，把自己两个女儿叫出来给王谦看，请他选择一个。王谦没有答应，因病免官，家中去世。

汉献帝西迁长安时，王粲迁徙到长安，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很奇异他的才华。当时蔡邕才学闻名天下，在朝廷中地位尊贵，他家门常常是车骑填巷，家里也是宾客满座。有一次听说王粲在门口求见，他来不及穿好靴子就慌忙出来迎接。王粲进屋后，宾客们看到他年纪既幼，又身材矮小，貌不惊人，在座的人都十分惊讶。蔡邕说：“这是王畅先生的孙子，有非凡的才华，我不如他。我家的书籍文章，全都应当给他。”王粲十七岁时，司徒征召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因为长安局势混乱，他都没有赴任，于是到荆州依附刘表。刘表因为王粲相貌平平、身材瘦弱又不大拘小节，不怎么看重他。刘表去世，王粲劝说刘表的儿子刘琮，让他归附太祖曹操。曹操征召王粲为丞相掾，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。曹操在汉水边举行宴会，王粲举杯祝贺说：“现在袁绍在河北起兵，依仗人多势众，志在兼并天下，然而他喜爱贤才却不能任用，所以身负奇才的士人都离开了他。但刘表从容据有荆州，坐观时势变化，自以为可以成就周文王那样的王业。到荆州躲避战乱的士人，都是海内的俊杰，但刘表却不知道怎样任用他们，以致国家危难却没有辅佐的人。明公您平定冀州的当天，就整顿当地的军队武备，收罗那里的豪杰重用他们，以扫平天下；及至平定长江、汉水地区，起用那里的贤良俊杰量才任用，使海内都归心于您，远望您的风采而期望天下大治，文武都被您所用，英雄都全力奉献，这是古代三王的作为啊！”王粲后来升任军谋祭酒。魏国建立以后，被任命为侍中。王粲知识渊博，别人问他问题他没有回答不出来的。当时旧的礼仪制度废弛，新的制度，都是由王粲负责建立起来的。

初，祭与人共行，读道边碑，人问曰：“卿能诵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因使背而诵之，不失一字。观人围棋，局坏，祭为覆之。棋者不信，以帊盖局，使更以他局为之。用相比校，不误一道。其强记默识如此。性善算，作算术，略尽其理。善属文，举笔便成，无所改定，时人常以为宿构；然正复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著诗、赋、论、议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从征吴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时年四十一。祭二子，为魏讽所引，诛。后绝。

始文帝为五官将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。祭与北海徐幹字伟长、广陵陈琳字孔璋、陈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应玚字德琰、东平刘楨字公幹并见友善。

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，五官将文学。

琳前为何进主簿。进欲诛诸宦官，太后不听，进乃召四方猛将，并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。琳谏进曰：“《易》称‘即鹿无虞’。谚有‘掩目捕雀’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之大事，其可以诈立乎？今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；以此行事，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，违经合道，天人顺之；而反释其利器，更征于他。大兵合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；功必不成，只为乱阶。”进不纳其言，竟以取祸。琳避难冀州，袁绍使典文章。袁氏败，琳归太祖。太祖谓曰：“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”琳谢罪，太祖爱其才而不咎。

当初，王粲与人同行，阅读路边的石碑，同行的人问他：“您能背诵下来吗？”王粲说：“能。”那人就让他转过身去背诵，没漏掉一个字。他有一次观看别人下围棋，棋局乱了，王粲为他们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下棋的人不相信，用巾帕盖住棋局，让他用另一副棋摆出棋局，两相比较，一个子也没有错。他强记默识就是这么好。生来擅长计算，作算术时，推理演算得很周密。又擅长写文章，提笔成章，没有需要修改订正的，当时人常认为是他事先构思好的，但别人即使精心思考反复推敲，也不能比他写得更好。著有诗、赋、论、议将近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跟随曹操征讨吴国。建安二十二年春天，在道上得病去世，时年四十一岁。王粲有两个儿子，被魏讽的案子牵连，被杀。后代断绝。

当初文帝曹丕为五官将时，与平原侯曹植都喜好文学。王粲和北海人徐幹字伟长、广陵人陈琳字孔璋、陈留人阮瑀字元瑜、汝南人应瑒字德琏、东平人刘楨字公幹，都受到文帝的友好相待。

徐幹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、五官将文学。

陈琳先前是何进的主簿。何进想要杀掉众宦官，太后不听他的建议，何进于是召集四方猛将，让他们都率兵来京城，想以此来胁迫太后。陈琳劝谏何进说：“《易经》说‘前去逐鹿却没有管理猎苑的虞官’，谚语也有‘蒙住眼睛抓麻雀’的说法，微小的东西尚且不能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取，何况国家大事，难道可以用欺诈去完成吗？现在将军总理朝政，掌握军权，威武雄壮如龙腾虎跃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事宜，用您手中的权力铲除宦官，无异于点着大火炉来烧毛发，非常容易。你应当迅速发雷霆之怒，行使职权立作决断，虽然违背常规但合乎道义，天人都会顺从您；而您现在反而丢掉自己手中的利器，转向他人寻求。现在把大兵聚合到京师，谁兵力强谁就称雄，这就是所说的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事情一定不会成功，只能成为祸乱的阶梯。”何进不采纳他的意见，终于事败被杀。陈琳逃难到冀州，袁绍让他掌管文章。袁氏败亡以后，陈琳归附曹操。曹操对他说：“您过去替袁本初写信给我，只列举我的罪状也就算了，憎恶邪恶应限于我本身，为什么要骂及我的父亲和祖父？”陈琳请罪，太祖爱惜他的才华，没有追究他的罪过。

瑀少受学于蔡邕。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，瑀终不为屈。太祖并以琳、瑀为司空军谋祭酒，管记室，军国书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琳徙门下督，瑀为仓曹掾属。

瑒、楨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。瑒转为平原侯庶子，后为五官将文学。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咸著文赋数十篇。

瑀以十七年卒。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：“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离其灾，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。观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，鲜能以名节自立。而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。著《中论》二十余篇，辞义典雅，足传于后。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！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。公幹有逸气，但未遒耳。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。仲宣独自善于辞赋，惜其体弱，不起其文；至于所善，古人无以远过也。昔伯牙绝弦于钟期，仲尼覆醢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难遇，伤门人之莫逮也。诸子但为未及古人，自一时之俊也。”

自颍川邯郸淳、繁钦、陈留路粹、沛国丁仪、丁廙、弘农杨脩、河内荀纬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

瑒弟璩，璩子贞，咸以文章显。璩官至侍中。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。

瑒子籍，才藻艳逸，而倜傥放荡，行己寡欲，以庄周为模则。官至步兵校尉。

时又有谯郡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好言老、庄，而尚奇任侠。至景元中，坐事诛。

景初中，下邳桓威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《浑舆经》，依道以见意。从齐国门下书佐、司徒署吏，后为安成令。

阮瑀年轻时曾在蔡邕门下学习。建安年间，都护曹洪想让他为自己掌管文书，阮瑀始终不肯答应。曹操后来命陈琳、阮瑀一起担任司空军谋祭酒，掌管记室，军国的书檄文告等，大多是陈琳、阮瑀撰写的。陈琳改任门下督，阮瑀出任仓曹掾属。

应瑒、刘楨都被曹操征召，出任丞相掾属。应瑒转任平原侯庶子，后来任五官将文学。刘楨因为不敬罪被判刑，刑期满后又被任用为吏。二人都撰有文赋数十篇。

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。徐幹、陈琳、应瑒、刘楨在建安二十二年去世。文帝写信给元城县令吴质说：“去年瘟疫流行，亲戚故旧多遭受其祸。徐幹、陈琳、应瑒、刘楨，一时都去世了。观察古今的文人，大多不拘小节，很少有能以名誉节操而自立的。只有徐伟长既有文才又有品德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隐居不仕的志向，可以说是彬彬君子了。撰著《中论》二十余篇，词义典雅，足以流传后世。应德琰常慨然发愤，有撰写著作的愿望，他的才学也足以著书立说，但他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，令人非常痛惜！陈孔璋善作章表，文笔强健，但稍微有些繁琐。刘公幹的文章才气奔放，但刚劲有力不够。阮元瑜的书信报告写得很优美，读它是一种享受。王仲宣独擅长辞赋，可惜他的身体衰弱，撑不起他文章的气势；至于他作的那些好文章，古人也不比他强很多。从前伯牙为钟子期断绝琴弦，孔仲尼为子路倒掉肉酱，是因为他们痛惜知音难遇，伤感门徒没人能赶得上啊。这几位虽然不及古人，但自是一代的俊杰啊。”

当时颍川人邯郸淳、繁钦，陈留人路粹，沛国人丁仪、丁廙，弘农人杨修，河内人荀纬等，也都很有文采，但不在这七人之列。

应瑒的弟弟应璩，应璩的儿子应贞，都以文章著名。应璩官至侍中。应贞咸熙年间任参相国军事。

阮瑀的儿子阮籍，富有才华，文采艳丽，风流潇洒放荡，不拘小节，为人恬淡寡欲，以庄周为楷模。官至步兵校尉。

当时还有谯郡人嵇康，文词雄壮华丽，又喜欢称道老子、庄子，又喜好标新猎奇、仗义行侠。到景元年间，犯罪被杀。

景初年间，下邳人桓威出身低微贫贱，十八岁时撰著《浑典经》，用道家的学说来自已的主张，最初担任齐国门下书佐、司徒属吏，后来担任安成县令。

吴质，济阴人，以文才为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将军，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封列侯。

卫觐字伯儒，河东安邑人也。少夙成，以才学称。太祖辟为司空掾属，除茂陵令、尚书郎。太祖征袁绍，而刘表为绍援，关中诸将又中立。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，觐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，令璋下兵以缀表军。至长安，道路不通，觐不得进，遂留镇关中。时四方大有还民，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，觐书与荀彧曰：“关中膏腴之地，顷遭荒乱，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，闻本土安宁，皆企望思归。而归者无以自业，诸将各竞招怀，以为部曲。郡县贫弱，不能与争，兵家遂强。一旦变动，必有后忧。夫盐，国之大宝也，自乱来散放，宜如旧置使者监卖，以其直益市犁牛。若有归民，以供给之。勤耕积粟，以丰殖关中。远民闻之，必日夜竞还，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，则诸将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强本弱敌之利也。”彧以白太祖。太祖从之，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，司隶校尉治弘农。关中服从，乃白召觐还，稍迁尚书。魏国既建，拜侍中，与王粲并典制度。文帝即王位，徙为尚书。顷之，还汉朝为侍郎，劝赞禅代之义，为文诰之诏。文帝践阼，复为尚书，封阳吉亭侯。

明帝即位，进封闾乡侯，三百户。觐奏曰：“九章之律，自古所传，断定刑罪，其意微妙。百里长吏，皆宜知律。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县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置律博士，转相教授。”

吴质，济阴人，因为文才受到文帝的善待，官至振威将军，假节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封列侯。

卫觐字伯儒，河东郡安邑县人。少年早成，以才学著称。曹操征召他为司空掾属，后任命他为茂陵县令、尚书郎。曹操征伐袁绍时，刘表是袁绍的外援，关中众将又保持中立。益州牧刘璋和刘表有嫌怨，卫觐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，出使益州，让刘璋出兵牵制刘表的军队。到了长安，道路不通，卫觐不能前进，就留下来镇守关中。当时许多流民从四方回归关中，关中众将大多将他们招为自己的部下，卫觐写信给荀彧说：“关中是一个丰腴富饶的地方，不久前遭到饥荒战乱，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万余家，听说家乡安定了，都渴望返回家乡。而回来的人没有办法自己从事农业生产，关中众将竞相招纳他们，以为自己的部下。郡县官府贫穷无力，无法和他们争夺，这些将领们于是日益强大。一旦发生变动，他们必定会成为后患。盐是国家的一大财宝，自战乱以来失去控制，应当像过去一样设置使者监督食盐的买卖，用卖盐的钱多买犁和耕牛。如果有回来的百姓，就供给他们使用，让他们努力耕种积蓄粮食，以使关中富裕起来。远方的百姓听说了，一定会日夜兼程争先恐后地回来。再将司隶校尉的治所设在关中以为众将之主，那样众将的势力就会日益削减，官府百姓就会日益富裕强大，这是加强国本削弱敌人的好事情。”荀彧把他的意见禀告曹操。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官，司隶校尉在弘农设置治所。关中归服以后，荀彧就请求召回卫觐，逐渐升至尚书。魏国建立以后，卫觐被任命为侍中，和王粲共同负责礼仪制度的制定。文帝即魏王位，卫觐转任尚书。不久，回汉朝廷出任侍郎，劝说汉献帝禅位给文帝，起草禅位的诏书。文帝称帝，卫觐又任尚书，封阳吉亭侯。

明帝即位，进封卫觐为关乡侯，食邑三百户。卫觐上奏说：“九章之律，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，审罪判刑，意义微妙。掌管一县的县令长，都应当了解律法。刑法，对国家来说是非常贵重的东西，但对私下评议的人来讲却很轻贱；狱吏，百姓的生死都悬在他们手上，但选用狱吏的官吏却认为他们很卑下。国家政治的弊端，未必不是由此产生的。请求朝廷设置法律博士，转相教授法律。”

事遂施行。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，覬上疏曰：“夫变情厉性，强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既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艰难。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，所恶者贫贱死亡也，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也，君爱之则富贵显荣，君恶之则贫贱死亡；顺指者爱所由来，逆意者恶所从至也。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，非破家为国，杀身成君者，谁能犯颜色，触忌讳，建一言，开一说哉？陛下留意察之，则臣下之情可见矣。今议者多好悦耳，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，其言征伐则比二虜于狸鼠。臣以为不然。昔汉文之时，诸侯强大，贾谊累息以为至危。况今四海之内，分而为三，群士陈力，各为其主。其来降者，未肯言舍邪就正，咸称迫于困急，是与六国分治，无以为异也。当今千里无烟，遗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将遂凋弊不可复振。礼，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，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，至于凶荒，则彻膳降服。然则奢俭之节，必视世之丰约也。武皇帝之时，后宫食不过一肉，衣不用锦绣，茵蓐不缘饰，器物无丹漆，用能平定天下，遗福子孙。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。当今之务，宜君臣上下，并用筹策，计校府库，量入为出。深思句践滋民之术，由恐不及，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，渐更增广，工役不辍，侈靡日崇，帑藏日竭。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，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，故立仙掌以承高露。陛下通明，每所非笑。汉武有求于露，而由尚见非，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；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，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。”覬历汉、魏，时献忠言，率如此。

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事情都得以施行。当时百姓贫困而徭役却十分繁重，卫觊上疏说：“改变性情的事情，不是可以强求的，臣子敢于这样说已经不容易，君主能接受就更困难。况且人们所喜欢的就是富贵荣华，所厌恶的就是贫贱死亡。然而这四样，都是君主所决定的，君主喜爱他，他就富贵荣华，君主讨厌他，他就贫贱死亡；顺从君主的意志是被喜爱的原因，违背君主的意志是被讨厌的原因。所以臣子都争着顺从而避免违背君主的意志，不是破家为国、杀身成就君主的人，谁能去顶撞君主，触犯君主的忌讳，提出一个意见，创立一个说法呢？陛下留心观察，那臣子的情况您就会了解到了。现在议论国事的人大多喜欢说好听的，谈到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，说起征伐就把吴蜀二贼比作猘鼠。臣认为不是这样。从前汉文帝时，诸侯国势力强大，贾谊长叹着认为已经极其危险了。何况现在天下被一分为三，众多士人贡献出自己的才能，各为其主。来投降的人，不肯说是舍弃邪恶归顺正义，都声称是被形势所逼迫，这和战国六国割据时没有什么区别。现在千里不见人烟，幸存的百姓生活困苦，陛下如果不好好留意这些事，国家就会出现经济衰败一蹶不振的局面。礼制规定，天子用的器物一定要有金玉之饰，食用的菜肴一定要有八珍之味，至于饥荒之年，就要撤减膳食降低服饰的规格。如此说来，奢侈节俭的调节，一定要根据国家的富裕贫困状况。武皇帝时，后宫吃饭不超过一种肉菜，衣服不用锦绣制作，褥垫不加边饰，器物不涂丹漆，因此才能够平定天下，造福于子孙。这些都是陛下所亲眼看到的。当今之务，应当君臣上下，一齐出主意想办法，核校府库的积蓄，量入为出，深思句践繁殖人口的办法，这样还惟恐不及，但现在尚方所制造的金银器物，越来越多，工匠徭役的征发没有止息，侈靡的风气日益盛行，国库的储蓄日益空虚。从前汉武帝相信并追求神仙之道，认为把云端的露水和玉屑一起食用可以长生，所以建造仙人手掌以承接云露。陛下博识明达，常常非议讥笑他。汉武帝想求云露，尚且遭到非议，何况陛下不求云露而空设承露台，对于爱好没有用处却浪费了人力物力。这实在都是陛下所应该考虑制止的。”卫觊历汉魏两朝，常常进献忠言，大体都像这样。

受诏典著作，又为《魏官仪》，凡所撰述数十篇。好古文、鸟篆、隶草，无所不善。建安末，尚书右丞河南潘勖，黄初时，散骑常侍河内王象，亦与凯并以文章显。凯薨，谥曰敬侯。子瓘嗣。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。

刘虞字恭嗣，南阳安众人也。年十岁，戏于讲堂上，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：“孺子，孺子，‘黄中通理’，宁自知不？”虞兄望之，有名于世，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。而其友二人，皆以谗毁，为表所诛。望之又以正谏不合，投传告归。虞谓望之曰：“赵杀鸣、犍，仲尼回轮。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，则宜模范蠹迁化于外。坐而自绝于时，殆不可也！”望之不从，寻复见害。虞惧，奔扬州，遂归太祖。太祖辟为丞相掾属，转五官将文学。文帝器之，命虞通草书。虞答书曰：“初以尊卑有逾，礼之常分也。是以贪守区区之节，不敢修草。必如严命，诚知劳谦之素，不贵殊异若彼之高，而惇白屋如斯之好，苟使郭隗不轻于燕，九九不忽于齐，乐毅自至，霸业以隆。亏匹夫之节，成巍巍之美，虽愚不敏，何敢以辞？”魏国初建，为黄门侍郎。

太祖在长安，欲亲征蜀，虞上疏曰：“圣人以智轻俗，王者不以人废言。故能成功于千载者，必以近察远，智周于独断者，不耻于下问，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。且韦弦非能言之物，而圣贤引以自匡。臣才智闇浅，愿自比于韦弦。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，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，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，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。自殿下起军以来，三十餘年，

卫觐接受诏令掌管著作，又撰著《魏官仪》，共撰写文章数十篇。他喜好古代文字，鸟篆、隶书、草书，无所不精。建安末年任尚书右丞的河南人潘勖，黄初年间任散骑常侍的河内人王象，也都和卫觐一样因文章著名。卫觐去世，谥号叫敬侯。他的儿子卫瓘继承爵位。卫瓘咸熙年间任职镇西将军。

刘廙字恭嗣，南阳郡安众县人。十岁时，在讲堂上嬉闹，颍川人司马德操拍着他的头说：“小子，小子，‘应当培养美好的品德而通达事理’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刘廙的哥哥刘望之，有名于世，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，而他的两个朋友，都因受人诬陷被刘表杀掉。刘望之又因忠言劝谏不合刘表的心意，弃官回乡。刘廙对刘望之说：“赵简子杀了铎鸣、狹犂，孔仲尼听说后就掉转车轮不去赵国见他。现在哥哥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和光同尘而保护自己于内，就应当模仿范蠡的应变避祸于外。您安坐家中而自绝于时，恐怕不行吧！”刘望之不听他的劝告，不久又被杀。刘廙害怕，逃到扬州，于是归附曹操。曹操征召刘廙为丞相掾属，转任五官将文学。文帝器重他，命令他用草书写文书章奏即可。刘廙写信回答说：“当初因为尊卑有别是礼的定分，所以想保持自己小小的节操，不敢随便写草书。现在一定听从您的命令，确实知道陛下您勤劳谦虚的本意，不珍爱自己如此高贵的身份，而这样重视厚待我这贫贱之士。如果使郭隗不被燕国轻视，献九九之术的人不被齐国被忽略，乐毅这样的人才自然会来到，霸业也得以兴盛。亏损我一个人的节操，成就您崇高伟大的美德，我虽然愚昧不敏，但怎么敢推辞呢？”魏国刚刚建立时，刘廙任黄门侍郎。

曹操在长安，准备亲自率兵征伐蜀国，刘廙上书说：“圣人不因自己富于智慧而轻视世俗的观点，王者不因建议者的身份而废弃他的意见。所以能建立千载功业的，一定是从近处就能观察到远处，智谋比独断专行的人周密的人，不耻下问，也是想最大限度地听取众人的意见。况且熟皮琴弦是不会说话的东西，但圣贤用它们匡正自己。臣才智浅陋，愿意把自己比做熟皮琴弦。从前乐毅能以弱小的燕国打败强大的齐国，却不能以轻兵平定即墨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自己好好筹划，虽然力量弱小也一定能稳固，想要自取溃败，虽然力量强大也一定会失败。自从殿下起兵以来，已经三十多年了，

敌无不破，强无不服。今以海内之兵，百胜之威，而孙权负险于吴，刘备不宾于蜀。夫夷狄之臣，不当冀州之卒，权、备之籍，不比袁绍之业，然本初以亡，而二寇未捷，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。斯自为计者，与欲自溃者异势耳。故文王伐崇，三驾不下，归而修德，然后服之。秦为诸侯，所征必服，及兼天下，东向称帝，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。是力毙于外，而不恤民于内也。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，而世不乏才，土崩之势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天下有重得，有重失：势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得也；势不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失也。于今之计，莫若料四方之险，择要害之处而守之，选天下之甲卒，随方面而岁更焉。殿下可高枕于广夏，潜思于治国；广农桑，事从节约，修之旬年，则国富民安矣。”太祖遂进前而报虞曰：“非但君当知臣，臣亦当知君。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，恐非其人也。”

魏讽反，虞弟伟为讽所引，当相坐诛。太祖令曰：“叔向不坐弟虎，古之制也。”特原不问，徙署丞相仓曹属。虞上疏谢曰：“臣罪应倾宗，祸应覆族。遭乾坤之灵，值时来之运，扬汤止沸，使不焦烂；起烟于寒灰之上，生华于已枯之木。物不答施于天地，子不谢生于父母，可以死效，难用笔陈。”虞著书数十篇，及与丁仪共论刑礼，皆传于世。文帝即王位，为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黄初二年卒。无子。帝以弟子阜嗣。

敌人没有不被打败的，强者没有不屈服的。现在我们凭借着全国的兵力，百战百胜的威势，然而孙权还在吴地依仗天险进行顽抗，刘备还在蜀地不肯归顺称臣。孙权、刘备统领的夷狄之众，抵不过袁绍冀州的士兵，孙权、刘备凭借的实力，也无法和袁绍的基业相比，但袁本初被消灭了，而吴、蜀却未被战胜，这不是因为您现在庸懦而过去智勇，这是自己好好筹划，与想自我毁坏这两种做法形势不同的缘故。所以周文王讨伐崇国，三次亲征都未能攻克，回师修行德政，然后征服了他们。秦国还是诸侯时，战无不胜，等到兼并了天下，东向称帝，一个百姓大喊一声秦朝就覆亡了。这是对外用兵耗尽了国力，而对内不又能体恤百姓所造成的。臣担心边境的敌人非六国秦的敌人可比，而且世上不乏人才，对土崩瓦解的形势，这是不能不明察的事情。天下有重复得到，也有重复失去：形势可以得到而我也努力争取得到，这是重复得到；形势不能得到而我要拼命争取得到，这是重复失去。于今之计，不如估量四方边境的险要，选择要害的地方派军队镇守，挑选天下的士兵，根据各方面的形势需要而每年更换。殿下可以在高屋广厦之下高枕无忧，潜心思考治国方略，扩大农桑生产，做事务行节约，这样实行十年，就会国富民安了。”曹操还是挥军前进并回复刘虞说：“不仅仅是君主应当了解臣子，臣子也应当了解君主。现在您想让我坐着施行周文王的德政，恐怕我不是这种人。”

魏讽反叛，刘虞的弟弟刘伟被魏讽的案子所牵连，刘虞应当连坐处死。曹操下令说：“叔向不因为弟弟羊舌虎犯罪而连坐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”特赦刘虞不追究他的罪过，转命他代理丞相仓曹属。刘虞上书谢恩说：“臣的罪应当受到灭族的处罚，幸好遇到天地神灵的保佑，赶上时代带来的好运，扬洒热汤制止沸腾，使我不至于焦烂，就像死灰复燃，枯木逢春。万物无法答谢天地的施与，儿子无法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，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报答您，但难以用笔来描述我的心情。”刘虞著书数十篇，还和丁仪一起论述刑法礼仪，都流传于世。文帝即魏王位，他出任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黄初二年去世，没有儿子。文帝让刘虞弟弟的儿子刘阜做刘虞的后嗣。